

中国古典故事集

元曲 故事

陆澹安
选译



中西書局



中国古典故事集

陆澹安
选译

元曲 故事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曲故事/陆澹安选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2

ISBN 978-7-5475-1228-9

I. ①元… II. ①陆… III. ①元曲-通俗读物 IV.
①I2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1391 号

元曲故事

陆澹安 选译

责任编辑 吴志宏

装帧设计 黄 骏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20004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 销 各地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228-9 / I·153

定 价 35.00 元

本书由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
专项资助项目资助出版

作者小传

陆澹安（1894—1980），原名陆衍文，字澹庵、剑寒，别号琼华馆主、江东陆郎、红芳绿蕙楼主、佩兰、何心、罗奋、颜文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弹词作家、教育家、侦探小说家、诗人、书法家。原籍江苏吴县洞庭后山杨湾村，家有明志堂，后毁于1917年。父亲陆道丰、母亲叶氏。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酉时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咸瓜街大王庙街甘氏木作内廿四间寓所。

陆澹安毕业于江南学院法科，获法学士学位。早年师事孙警僧，治诗词古文。善书法，尤长北碑，作擘窠书，一时无出其右。历任同济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等校国学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与严独鹤合办大经中学，任教务主任，并担任正始中学校长等职。参加过柳亚子创办的南社和星社。赋文作诗，于当时的上海文坛即有声名。曾任世界书局、广益书局编辑及哈瓦那通讯社中文主笔，并创办《金刚钻报》、《晶报》、《红玫瑰》等报刊杂志。

陆澹安是中国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的最早创导者之一。

1923年（民国十二年）6月，与严独鹤、程小青等在沪创办《侦探世界》（半月刊）。曾将美国电影《毒手》改编成小说，发表过《黄金美人》、《李飞探案》等侦探小说，后结集为《李飞探案集》。

陆澹安担任过中华电影公司、新华影片公司的编剧、导演，与洪深创办过电影讲习班。雅好戏曲，曾推介京剧名角黄玉麟的《绿牡丹集》。他在弹词文学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著，曾编《弹词韵》，为编写开篇唱句定下则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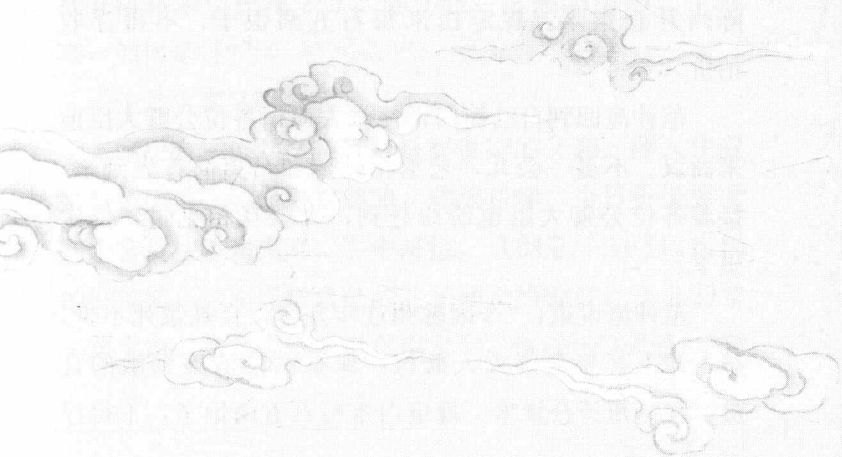
1949年以后，陆澹安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文史著述。对金石文学、先秦诸子之说以及戏曲、稗史、传奇等都有精湛研究，著述等身，有《隶释隶续补正》、《群经异诂》、《汉碑通假异体释例》、《说部卮言》、《古剧备检》、《诸子末议》等。先后出版了《水浒研究》（署名何心）、《唐宋传奇选》（之二、之四，署名罗奋）、《聊斋故事选》（署名罗奋）等，将深奥的文言文改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传之久远。

他还以一己之力编撰大辞典，有《小说词语汇释》72万字（1964年）和《戏曲词语汇释》51万字（1981年），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部工具书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成为阅读古典戏曲和小说的必备工具书，再版多次。

目 次

- 陈州糶米(无名氏) / 1
- 杀狗劝夫(萧德祥) / 39
- 潇湘夜雨(杨显之) / 79
- 鲁斋郎(关汉卿) / 115
- 灰阑记(李行道) / 153
- 李逵负荆(康进之) / 195
- 渔樵记(无名氏) / 217
- 后记 / 252

陈
州
粳
米





宋仁宗时候，陈州^①连年旱荒，粒米不收，百姓饿死了不少。地方官请求赈济的文书，雪片也似地送往京城。户部尚书范仲淹看了文书，奏明仁宗。仁宗就命范仲淹召集公卿大臣商议，保举两员清廉勤敏的官吏，往陈州开仓赈米。规定白米每石五两银子，不得浮收抬价。

范仲淹回到自己衙门，便派人邀请各位公卿大臣前来商议。不多一会儿，老丞相韩琦和吕夷简首先到来，接着各位公卿大臣也纷纷赶到，大家互相见过，依次坐下。

范仲淹说道：“今因陈州连年亢旱，百姓饿死不少。皇上命下官与众位大人商议，保举两位清廉勤敏的官员，往陈州开仓赈米。规定白米每石五两银子，不得浮

^① 陈州 北宋时属京西北路，州治在今河南省淮阳县。

收拾价。下官因此请众位大人前来商议。我想那两位主持粳米的官员，责任重大，非比寻常。各位大人心目中如有适当的人才，不妨保举出来。待大家决定之后，奏明皇上，派他们立刻前往。”

范仲淹说完后，众大臣面面相觑，不敢胡乱保荐。静默了一会儿，韩琦首先说道：“依老夫看来，朝中只有一位大臣，最是清廉正直，可惜此人目下不在东京^①。”

范仲淹问道：“可是龙图阁待制南衙开封府尹包拯吗？”

韩琦点头道：“正是此人。”

吕夷简道：“派包拯前去粳米，最为适当。可惜他往五南路采访民情去了。除了他，又想不出第二个人来，如何是好？”

于是大家又静默起来。

座中有一位刘皇亲，乃是刘贵妃的父亲。那人仗着是皇亲国戚，一向专权纳贿，肆无忌惮。今日听说要派两个官员往陈州粳米，心中暗想，这倒是一个可以捞钱的好差使，何不保举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前往，让他们发一票大财。如今见众大臣默默无言，他就开口说道：“满

① 东京 这篇写的是北宋时故事。东京是北宋的京城，亦称开封府，即今河南省开封市。

小元天官政府差官



做陈闹草

朝文武官员，能替朝廷实心办事的，难道只有包拯一人？如今包拯不在东京，陈州糶米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决不能等候包拯回京。既然各位大人都想不出适当的人来，老夫倒想保举两人，一个是小儿刘得中，一个是小婿杨金吾。这两人年纪虽轻，都是清廉正直，办事干练。派他们去，甚为适当。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

韩琦听说，便向刘皇亲微微一笑道：“老皇亲，你保举你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只怕有些不便吧？”

刘皇亲不服气道：“老丞相！你此话错了。古人说得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老夫因为公忠体国，所以不避嫌疑，保举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他们都是皇亲国戚，替国家办事，自然比别人格外忠心。依老夫看来，派他们二人前往，实在是再适当没有的了。”

吕夷简冷笑道：“刘皇亲！令郎和令婿平日的行为，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此去陈州糶米，关系许多百姓的生命，这不是儿戏的事。倘有差池，只怕连保举的人也有些不便。你须要三思才是。”

刘皇亲还是不服气道：“我儿子和女婿的行为，老夫哪有不知之理。他们都是少年老成，十分可靠。派他们去，一定没有什么差池。众位大人不信，老夫愿意立下保状，替他们作保。倘有差池，可以连老夫一起

治罪。”

范仲淹调停道：“我们本来想不出适当的人才。既然老皇亲愿意作保，待下官奏明皇上，听候皇上作主便了。”

范仲淹这样一说，韩琦、吕夷简也就不再争执了。于是范仲淹与刘皇亲一同进宫，奏明仁宗。那仁宗原如木偶人一般，听说刘皇亲保举他的儿子和女婿往陈州粿米，便糊里糊涂地应允了。

刘皇亲又向仁宗奏道：“听说陈州的百姓，异常刁顽，往往聚众滋事。还有地方上的一般绅士，仗着根深蒂固的恶势力，也要出来阻挠。刘得中、杨金吾此去，倘若没有特殊的权力，只怕难以应付。”

仁宗听奏，便赐下紫金锤一柄，命刘皇亲交与刘得中、杨金吾二人带往陈州。倘有人聚众滋事，阻挠粿米，可以用钦赐紫金锤打他。不问何人，打死勿论。刘皇亲谢恩退出，捧了紫金锤，得意洋洋，回转府中。立刻派人去找儿子和女婿回家，一同商议。

这时候刘得中、杨金吾正在妓院中饮酒赌博。家人们四处找寻，好容易才找到了，将他们拖回家中。刘皇亲便把陈州粿米之事说与他们听。两人听说可以发大财，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刘皇亲道：“你们且慢欢喜。这虽是一桩发财的差

使，但是也得玩些手段，你们可懂得发财的诀窍吗？”

刘得中笑道：“不是儿子夸口，别的事情，我也许是外行，唯有发财的诀窍，我是无一不知，无一不能。此次到了陈州，我们只要暗中把米价抬高，钦定五两银子一石，我们改作十两。米里头再掺和些沙泥石子糠粃。这样一来，不是就可以发大财了吗？”

刘皇亲拈着髭须微笑道：“诀窍很多，你只说得一半，还有一半，你却没有想到。”

杨金吾抢着说道：“小婿也想到两种方法。我们到了陈州，可以使用大秤小斗。秤是加三的秤，斗是八升的斗。称银子进来，使用大秤；粃米粮出去，使用小斗。一进一出，都有利益，不是可以发大财吗？”

刘皇亲点头道：“你们想得很周到，到了陈州，一定可以发财。你们就好好地去干吧。”

杨金吾踌躇道：“只是小婿还有些顾虑。听说陈州民风强悍，便是地方上一般绅士，也都是不好惹的。万一他们心里不服，闹出事来，如何是好？”

刘皇亲笑道：“你们不用担心。现有钦赐紫金锤一柄，交与你们带去。倘有人出来争执，只管用紫金锤打他。不问何人，打死勿论。有了这个东西，你们还怕什么呢？”

刘皇亲把紫金锤交与二人。刘得中接过来，捧在手中，哈哈大笑道：“有了钦赐紫金锤，谁敢与我们作对。

便是那铁面无私的包黑子来，也叫他吃我一锤。”

父子翁婿三人商议定了。次日，刘得中、杨金吾往见范仲淹，领了文凭，带了一班健仆豪奴，兴冲冲走马上任，往陈州开仓赈米去了。

二

刘得中、杨金吾到了陈州，便把预定的计划实行起来。首先将米价定为每石十两银子，比陈州原来最高峰的米价，还要加上一二成。好在天高皇帝远，钦定的米价，在陈州本来没人知道。大家还以为皇帝要在百姓身上刮钱，所以都怨恨朝廷，咒骂不绝。但是因为米粮缺少，别处不容易籴到，只能忍气吞声，出了高价向公仓籴米。

刘、杨二人见百姓并无反响，便又施展出第二步计划来。称银子用加三的大秤，赈米用八升的小斗。百姓们拿了十两银子来籴一石米，放在他们的天秤上一秤，只有七两六钱九分，定要再补上二两三钱一分银子，才肯给一石米。没办法把银子补足了，发下一石米来，却只有八斗左右。米里还掺着许多沙泥、石子和糠粃。有几个不服气的，来和仓丁理论，言语争执，不免冲突起来。刘、杨二人便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公仓门首。那告

示上写的是：“此次开仓糶米，奉钦赐紫金锤一柄。如有刁民聚众滋事，不问何人，打死勿论。”百姓看了，人人害怕，哪个再敢与他们争执。

至于一班所谓地方上的绅士，原都是土豪地主之流。他们一向结交官吏，欺压良民。逢到荒年，正是他们发财的机会到了，大家趁火打劫，囤积居奇，把米价越抬越高。如今见朝廷糶米的官价，比他们所定的还要高上一二成，大家喜出望外，便把米价也照样抬高起来。他们又和刘得中、杨金吾拉拢勾结，每日里在妓院中花天酒地，逍遥快乐。官绅一体，十分融洽，哪管百姓们叫苦连天。

这样一来，刘、杨二人便毫无顾忌，只管随心所欲地畅干起来。过了不久，百姓们得到京里的消息，米价原是规定每石五两银子，被刘、杨二人私自抬高了。大家怒不可遏，几次要与他们大闹一场，怎奈没有一个人敢首先发难，毕竟闹不起来，只能忍气吞声地受他们欺凌剥削。

在这许多被剥削的百姓中间，却有一个不甘心忍气吞声的人。此人姓张，名璧古，因为他性情古方，不畏强御，所以人家都叫他张愨古。那张愨古年近六十，老妻已死，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名唤张仁，人家都叫他小愨古。父子二人，靠着做手艺度日。近年陈州旱荒，米

价高涨，生意清淡，弄得困苦不堪。这几天家中米吃光了，把衣服家具拿出去变卖，好容易凑得十两银子。张懒古吩咐儿子看守门户，自己带了银子，拿一只麻袋，预备往公仓籾米。

小懒古劝阻道：“爹爹！听说那公仓里的仓丁专门欺侮籾米的人。你受不住他们的气，说不定会和他们冲突起来，还是让我去走一趟吧。”

张懒古道：“拿钱籾米，怎会受气？你去了，他们看你年轻，也许要欺侮你。我是见多识广，谅他们不敢欺侮我，还是我去的好。”

小懒古道：“这班人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强横霸道，什么人都要欺侮，决不会把你老人家放在眼睛里的。”

张懒古听了，气上来道：“他们仗势欺人，我可不怕他们。他们不讲理，我偏要与他们评理，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小懒古忙道：“爹爹！你要存心与他们评理，那就万万去不得，去了一定会弄出事来。还是我去为妙。”

张懒古一定要自己去。小懒古拗不过他，只得锁上门户，拿了麻袋，跟着他一同去。

父子二人到了公仓门口，见籾米的人倒不少，只是个个摇头叹气，也有人在低声咒骂。张懒古依次上去，把十两银子交与仓丁。仓丁接过银子，向天秤上一撂，